



战士作品选集

三粒子彈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三 粒 子 彈

本 社 編

重

院
國 書 館 藏

內 容 提 要

收集在这本書里的十九篇作品，是由我社出版过的“紅軍的女兒”、“敬愛的師長”、“好戰士、好學生”、“太陽照到了邊疆”、“敵後英雄”等幾本書里重選出來的，它們都是解放軍戰士們過去戰爭生活和經歷的回憶實錄。它通過一些片斷的故事，生動地反映了從長征到解放戰爭這一個歷史時期中，我們所經歷過的各種無比嚴峻的考驗，和對敵人所進行的尖銳、頑強的鬥爭。

這些作品，一般都寫得比較樸實，某些情節的描寫，也很真實動人；作為向羣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讀物，是很有意義的。

目 次

翻过大雪山·····	(1)
攻破天險臘子口·····	(3)
我看見了毛主席·····	(7)
天明以前·····	(10)
紅軍的女儿·····	(14)
十二英雄紀念碑·····	(17)
敌后英雄·····	(20)
計取老頂山·····	(24)
三粒子彈·····	(29)
可以当“八路”了·····	(32)
微山湖战斗·····	(34)
小英雄華光·····	(36)
翼城之战·····	(40)
勇敢的战士·····	(43)
芬家灣的故事·····	(51)
解放大上海·····	(56)
打过長江去·····	(59)
敬爱的师长·····	(63)
好战士，好学生·····	(65)

翻 过 大 雪 山

唐 荣 華

一九三五年，紅軍的行列伸出了川西。从此，路途一天比一天难走。五月，我們通过康藏边境的党岑山。从早起走到天黑，还没有爬到頂。就是国民党的飛機，也只能飛到半山上，因为空气稀薄，就再不能往上飛了。山上除有部分原始森林和几丈深的雪以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走路要請当地少数民族的同胞帮我們插上标杆才能前進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滾到几丈深的雪坑里，或者摔下几丈甚至几十丈高的石崖下面去。

我們每个人都背上了四、五十斤重的行李，拄着一根又長又結实的棍子，一步一步往上走着，唱着。走到天黑，前面的口头電話打回來：“同志們，加油呀，快宿营啦！前面有个大樹林，还有热水洗澡呢！”同志們齐唱着：“那怕它峯高坡陡，那怕它長程小路，勇敢往前行，不要留停。”進到宿营地，同志們都高兴地說：“哟！这簡直比住洋房子还舒服呀！住洋房子，还得自己去燒水洗澡，住在这个樹林里，有用不完的溫泉洗澡，你看多么美呀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首長們講話說：“同志們，这个山我們爬了一天还没有上到頂，今天我們要互相帮助，保証人人都能翻过这个山去。”我們出了樹林，抬头一看，是白花花的一座雪山，什么都看不見，只能看到在雪堆上插的兩行标杆，首長在前面，帶着部隊往上走。他們的馬都讓病員騎上了，連刘伯承將

軍也一样在步行。

雪厚的簡直沒有办法下脚，但又得赶快走，稍一停就会把脚陷下去，拔都拔不出來，走也走不了。有时大家互相看一看臉，臉上都沒有血色，好象过年过节时燒的黃表紙。張开嘴也說不出話來，呼吸喘气都十分困难。情况很恶劣，眼看都不能走了！一排長侯振古，是河南人，長得又高又結实，他大声喊叫着說：“同志們，快往上爬呀！”于是，大家都象几个月的小孩子一样，躡脚躡手地往上爬。炊事員老王，背上行軍鍋，爬了十來公尺就倒下了。大家还是拼命地往上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們只有一个心眼：爬过一、二里路，翻过山去就是勝利，我們就能在毛主席領導下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•

爬到山頂，慢慢站起來一看，啊，天多大呀！看四方八面的森林、村庄、牧場多好呀！我們高兴的真想跳起來，可是腿不由人。下山时，大家都說：“我們所以能够战胜困难，爬到山頂，这是党的力量，是人民的勝利。”往下走时，怎么也留不住腿，滑得真要命，很多同志沒有办法走，就坐着往下梭！翻过山，下了七、八十里路進到了一个松林里，我們高兴極啦！都說：“这可過來啦！好好烤一下火吧！”

大家都沒經驗，急巴巴的想一下就烤暖和，赶快往前走，但因烟火熏的厉害，結果有些人把眼睛烤腫了，什么都瞧不見。尤其是小同志和女同志更厉害。还有不少人把脚都烤腫了，真是沒有办法。首長們的馬，大半死去了，只剩下很少的几匹，給脚腫的同志騎。甚至有的一匹馬騎兩個人。眼腫了的同志，我們就一个拉一个攙着他們走。就这样，我們爬过了党岑山，趁着勝利，繼續前進！

攻破天險臘子口

張光華

一九三五年八月，紅軍戰勝了寒冷與飢餓，經過十多天的行軍，便結束了極端荒涼的草地生活。漫無邊際的大草原，留在紅軍的背後了。懸崖陡壁的天險臘子口，已經在遠方出現了。這是岷山的高峯。

臘子口是紅軍完成北上抗日任務的最后一道難關，因為蔣匪預計這裡是紅軍出草地後挺進甘肅境內的必經之路，所以早就命令魯匪大昌派了一個師，依靠着臘子口的天險，構築了一道所謂鐵的防綫，企圖將紅軍消滅在這裡，或逼回草原去餓死。

九月十七日，紅軍先遣隊進到岷山腳下的草坡嶺，發現了敵人，立即停止前進，進行戰鬥準備：籌備糧食並多路出去偵察敵情，尋找新的道路；師、團首長晝夜不眠地在研究敵人情況，決定對策。師長同一位胡須蒼白的房東談話，問他怎樣才能過臘子口，老头說：“這臘子口‘一人當關，萬夫莫敵’，如果你們身上沒有長翅膀，就不要想過去！”在當時，前面有天險與敵人的阻擋，後面又受着草地寒冷和飢餓的威脅，嚴重的情況，艱巨的任務擺在紅軍的面前了。

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紅色戰士的熱血沸騰了，各營都爭先恐後的要求上級給他們主攻任務；團首長最後決定，將主攻任

务給了二营。霎時間，臘子口的血战展开了。密集的炮火，掩护着英雄們冲锋！这里是个不到二十公尺寬的口子，中間只有一公尺多寬的一条小路，又埋滿了地雷。敌人利用这險要的地形，以密集的炮火封鎖着路口，一接近，敌人的手榴彈就会密如雨点的打下來，英雄們一次又一次的被迫退下來了。激战了三晝夜，經過七次冲锋，战斗毫无進展，敌人洋洋得意的深夜还在叫囂：“你們打到明年，也不要想通过我‘魯司令’的防区臘子口。”

紅軍伤亡虽然較大，但战士們对勝利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；为烈士們复仇的心，象烈火般的燃燒起來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：“只能前進不能后退！”“坚决消滅臘子口的敌人！”“毛主席在我們这里就一定能够勝利！”正在这时，毛主席指出这里是紅軍的生命綫，命令百战百勝的紅軍，要拿出鉄的意志來，坚决消滅臘子口的敌人，解放臘子口，把紅旗插在岷山的高峯，讓它自由地飄揚！

一天，某偵察隊報告，离草坡嶺九十多里有个石崖子，崖的右边有些樹根粘在石壁上，可能爬上去，但危險很大，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。师、团首長实地考察并進行研究后，便决定組織奋勇隊，拿下臘子口。在全团大会上，团长号召大家自愿参加奋勇隊，話音未落，站出三百多名党、团员要求参加。經說服，最后选了一百二十名最勇敢、最健壯的同志，每人一枝花机槍，一把大刀，八顆手榴彈。团长給勇士們交代任务时說：“同志們：全軍的生命都在你們肩上，要你們坚决完成任务。”王营長率領着勇士們以最快的速度，向石崖子奔去。

营長細看地形，認為的确是十分險要。但他想到共產党



員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於是向勇士們說：“同志們：堅決爬上去，上去就是勝利。”黨員劉青年同志從土堆上蹦下來說：“我要求先爬！”他被批准了，腰里捆着一根五丈多長的繩子，爬到三丈多高的崖壁上，已經精疲力盡了，手一松掉進幾十丈深的崖下。這時勇氣填胸，熱血早已沸騰着的勇士們，爭先恐后的要求往上爬。人多了不行，營長又批准了張海元同志，但他爬到二丈多高時不幸又掉了下來。早已急紅了眼的一排長郝春林同志把衣服一脫，兩手揮動着說：“我們一定要征服臘子口！”就接着往上爬，不一會兒已

爬到二丈多高了，勇士們都瞪着眼睛为他耽憂着，他咬緊牙關，拿出最后一分力气，終於爬上去了，他高興得跳了起來。勇士們的心才象千斤重的石頭一樣落了地。他立刻甩下繩頭，勇士們一個接一個的拉着繩子爬上，於是一隊勇士生龍活虎似的向敵后撲去。拂曉前到了敵人背後，敵人一個個睡的象死豬一樣，做夢也想不到天明時紅軍的刺刀會對准了他們的胸膛。

五點二十分，臘子口的右側升起了千萬雙眼睛焦急盼望着的紅色信號彈。勇士們立刻將成羣的手榴彈打在敵羣里，炸得敵人血肉橫飛，有的在夢中起來光着屁股亂竄；有的倉惶應戰。一会儿，三個碉堡換上了新的主人，山下的紅軍象千萬只猛虎似的向敵人撲去，震天的爆炸聲、槍炮聲、喊殺聲混成一片。在前後夾攻下，敵人完全失去了還手之力，亂成一團，石崖上的敵人抱着機槍翻筋斗；跳崖奪路的敵軍，也落得粉身碎骨。部分頑敵被紅軍消滅個干淨，敵尸遍野，勝利品堆集如山，俘虜兵当了運輸隊。勇士們享受了敵人準備好的早餐。至此，敵人一個師除極少數逃竄以外，其餘全部被歼滅，臘子口被我們攻破了，勝利的旗幟在岷山高峯飄揚，歌聲震動了山谷。紅軍又繼續前進，北上抗日。

我看見了毛主席

吳 朴 元

我在游擊隊里待了不到一個月，就調到延安，補充在警衛團里，任務就是警衛黨中央。

我在一營二連。二連的任務就是警衛政治部、政治局和一個糧站。排長隨時對我說：“要注意提高警惕性，因為我們擔任的是警衛工作。”那時我總想看看毛主席，就悄悄地問排長：“誰是毛主席？”因為當時情況緊張，他說：“以後你就知道了。”

我開始工作了，每天下午我們出去自由活動的時候，常見有一個人和老鄉在一塊兒談談笑笑，老百姓都很尊重他。

有一次輪到我在政治局站崗。剛換哨不一會兒，就从里边出來個人，穿着藍制服和一双硬梆梆的黑布鞋，圓臉，紅胖胖的，身子十分高大，就是那個常和老百姓談話的人。他走了沒多一會，就又回來在我站崗的周圍過來過去的走着，面帶笑容的問我：“你吃過飯了嗎？”我說：“吃過了。”“吃什麼？”“小米和山藥蛋。”他又問我：“你家吃什麼？”“吃糠菜和高粱，還吃不飽呢。”他又接着問：“你多大了？”我說：“十七歲。”“好小伙子，將來你家里就會吃好飯，穿好衣服的。”說完就進去了。我想這個人多好呀，可不是嗎，有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我們革命，我們窮人就能得到翻身，將來就能過好日



子。我正想着，抬起头來一看，換哨的來了。換哨后我往回走，老想：“这个人多好呀！”回去見了排長，我說：“站崗時有個穿着藍制服的人，問我吃什么飯，我家吃什么、穿什么。”排長就笑着說：“我的好同志，他……”我說：“他是誰呢？”“是我們的首長。”

有天下午，我們出去挖苦菜時，恰巧又遇到他和老鄉在地里種山藥蛋，正拿着鐮頭刨地，并問老鄉怎樣種才能長好。轉过头來看見我們，就笑着說：“你們干啥？”我們回答：“挖苦菜。”他說：“好。可要注意，不要把庄稼搞壞了。”我們說：“是。”

有一次老鄉送糧來，他看見就到糧站去。這些老百姓都

是从远处来的，也不知他是谁，他很客气的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老乡太辛苦了。”并且看了看小米，说：“这米真好呢。”说着就叫李有娃给老乡端点水来，并问：“你们今年的生活怎样？”老百姓笑着回答：“很好。”他正和老乡谈得起劲时，突然来了一个电话，叫他回去。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，每天总见他忙着搞工作，可不知道是什么首长。

有一次，我到政治局站岗，换哨不久，排长张乃顺来了。他问我：“小吴，冻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要紧。”正说着，那人忽然从院子里出来，刚一出门，排长大声喊：“敬礼！”这时候，我发呆了。手拿着七九枪，直楞楞的站在一边，心里直跳，眼也不活动了，光是痴痴的看着。那人过去以后，排长问我：“小吴，你怎么不敬礼呢？”我说：“敬了啦。”“你是光站着痴痴地看，就没举手哇。”这时我问排长他是谁？排长很惊奇的说：“怎么你还不认识？”我说：“不认得。”“好同志，这么长的时间了还不认识，是怪我们没有告诉你，他就是咱们毛主席。”“啊！毛主席！”我就回过头自言自语的叨念着：“毛主席！……毛主席。”我一扭身子过去，把排长的手握着：“毛主席是不是会怪我呢？那天他问我，我没有很好的回答。”排长说：“他不会怪你，他是人民的领袖。”

过去，我老想毛主席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其实自己早就见了，并且还和他说过话。今天可知道了，他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人，他处处都关心着人民和士兵的生活，见他时总是在做工作，对待人和和气气的，没有一点架子，和一个普通人一样，真正是咱们人民的领袖。

天 明 以 前

李 安 家

父 親 的 死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我們的縣城——山西聞喜縣。可恨的国民党匪軍不戰而逃。

一天，鬼子兵忽然到了我們村里，老百姓要跑也來不及了。鬼子兵象野獸一樣，見了人不是打就是殺，走不脫的婦女拉去強奸。全村的人哭聲連天。房子也點着了火，烟火彌漫了全村。我們全家人也跑散了。爹出了大門沒跑多遠，就被鬼子兵“拍！拍！”兩槍打死在地上。鬼子兵發足了獸性，才離開了我們的村子。

爹躺在血泊里。我撲到他的屍體上，哭干了眼淚。太陽熱火般地照着一死一病的父子倆。

我想去找奶奶、大娘、媽和妹妹，好把爹抬回家去。剛站起來，頭暈眼花，撲通一聲又跌下去。好久才站起來，四外看不到她們。我用勁喊，可是還沒有貓叫的聲音大。我爬到家一看，房子也燒光了，燒焦了的木头，還在冒着黑煙。

天漸漸黑了，奶奶從石磨子後邊，把頭悄悄地伸出來，四面一看，不見了鬼子，爬出來把我抱在懷里，流着眼淚，一聲

不吭。我給她說爹被鬼子打死啦，她哭着馬上扶着我上爹那里去。這時媽正伏在爹身上哭哩。咋辦呢？光哭也不是辦法呀！哭死也沒人管。我找了扇破門，把爹的屍體放在上邊，抬到村東窪里去。全家人一天水米沒打牙，肚子快餓成了一張皮，那有勁抬呢？一步挪不了四指，抬上几步就歇歇。這時，村里人三三兩兩的圍攏來看。我磕頭求人幫忙埋埋爹，偏偏碰見地主家的兒子李栓栓，他把狗頭一歪說：“誰管你們這些事情！”忽然刮來一陣熱風，他把鼻子一捏：“哼！好臭。”狗頭一扭，轉身就走了。窮人幫窮人，最後還是王海文叔叔們幫着，才把爹埋葬了。

討飯的日子

從這時起，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難。媽肚里懷着六、七個月的孕，扯着妹妹領着我，東跑西走的去討飯。有錢人家不給咱，窮人想給又沒有；親戚也斷絕門路。從早到晚，連半飽也撈不上。奶奶餓的皮包骨頭，不象個人樣。

一天早上，媽正準備和我出去討飯，她忽然肚子疼起來，不幸的弟弟生下來了。破草房四面透風，連一條破被子也沒有。媽渾身發冷，上牙打下牙，可是連口米湯也喝不上。弟弟哇哇地光哭，媽噙着淚要把弟弟捏死。奶奶和大娘罵媽不爭氣，說：“人窮也要留個根，老天爺不能老是他們的！”大娘趕快脫下衣服把孩子包了起來，然後抹着淚上地主李家借米。七十三歲的人，跪在二十二歲的李老四跟前，半天沒換出一句人話來。那李老四，眼一瞪，腳一躁，扔給半塊饅，鬼叫似地說：“煩死啦！走，走，趕快滾！”

等了很久，不見大娘回來，媽叫我去看看。我出了門往東一看，呀！大娘躺在車溝里。原來老人家幾天沒吃東西，走出李家就暈倒啦。她眼里流着淚，嘴動彈着沒力地喊：“安家！安家！快來！”我扶起她來，不到一百步路，就走了一頓飯的功夫。窮人心連心，鄰居馬家三奶奶，看着我們的光景太傷心了，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一點米給了我們。全家人才算喝了一頓稀飯。

“活閻王”

俺村地主李四馬，人們都叫他“活閻王”。“活閻王”頭大脖子長，一雙老鷹眼，胖的象肥豬，一步只能挪三寸，說起話來象狗咬架；鬼眼一瞪，三歲孩子都發抖。

有一天，他帶着三個狗腿子來到我家里。狗嘴一張就說：“你給我扛長活吧！干好了一個月給你兩斗麥子。”坏人那會干好事？我知道他的鬼打算。哼！看我有力氣，想叫我給你白干活？辦不到！我說：“全家幾張嘴，就靠我種地打短工。你給我兩斗麥子，塞牙縫也不夠哇！”他登時鬼眼一瞪，狗嘴一張，象要吃掉誰似地說：“好小子，不干？馬上送你到憲兵隊里，灌你辣子水，上你的杠子，說你是八路軍。看你干不干？”說着鬼眼一斜楞，狗腿子就把我捆了起來。媽哭着拉住我不放，“活閻王”蹣腳挽袖子，冲着媽打了一拳，媽“呀”的一聲倒在地上。好！你叫我死！我也不叫你活，拚就拚了吧！我用盡力氣，扑到“活閻王”身上，張開嘴咯嗒咯嗒咬了他兩口。他“媽呀”一聲蹲倒地上，象打傷的狗樣滾在泥水里。那三個狗腿子把我捆的更緊了，捆的胳膊吱吱地响。我咬緊牙

連吭都沒吭。窮小子窮得要有骨氣，給這些家伙們說好話犯不着。

冲出“鬼門關”

“活閻王”把我關在一間屋子里，三天沒給一點東西吃。他打算餓我幾天再來殺我。這三天，我老琢磨跑的法子。到第四天，東瞧西瞧，好，門框上有兩個大鐵釘！我立刻滾過去，屁股往門楞上一靠，把繩子放在鐵釘上一上一下的摩擦。磨得繩子“刺刺”地直响。一頓飯的功夫，完成了我一輩子的大事——繩子斷了！我站起來，喘了喘氣，把繩子合在一起擰得又短又粗，夾在腰里，兩手扳住兩扇門，渾身使力，只听“嘩啦”一聲响，門開了！心里說：誰攔就和誰拚，死也要冲出“鬼門關”！我把硬繩提在手里大聲喊：“活閻王，狗腿子，不要命的出來！”“活閻王”家里人嚇的頂門、上樓，沒一個人敢吭。“好漢報仇，三年不晚。好小子等着瞧吧！”



我冲出了“活閻王”的門，迈著大步去找共產黨。